

# 摩洛哥國王訪德與摩德邦交

湯德衡

北非摩洛哥國王哈山二世 (Hasan II.) 於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至十二月二日曾正式訪問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十一月二十九日晚間，德意志聯邦總統呂勃堪 (Heinrich Lübke, 我國亦譯爲呂布克) 於國宴席上發表了下列的致詞：「陛下出生於一個有三百年悠久統治歷史的賽利夫(註一)國家的王室。在許多重要而特出的規王中，我今天尤其要提起其中使我深表崇敬的一位，就是您的令尊先生，已仙逝的穆罕默德五世國王，他使他的國家重獲了獨立。我們很遺憾的是他未能官式訪德。可是因之使我們對於您今天來訪問的機會更覺欣幸而證明了德、摩友誼明顯的增進。您在我國的駐留將留給德意志人民以深刻的印象。摩洛哥在您的領導下是組織的改革時期和社會及經濟的建設時期。德國對於這種建設極感興趣。我們之間的經濟關係在近年來有可喜的進展，我們樂於表示，準備能長期地在互信合作之下加以支持，這也是對於我們未來的合作發展明確的道路。我們并且有一致的看法，就是摩洛哥所取的途徑將獲得豐富的成果而且繼續發展光大。我之所以有這種信心是基於這個國家的富庶，人民的敏慧和國王個人的偉大品格。」哈山二世的答詞是：「雖然今天我以第一個摩洛哥國家元首官式訪問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然足以證明我們兩國之間的友好關係。這是由來已久的事，就是在歷史上我們兩國的途徑迭會同循，而因之互相的尊敬亦隨之日益擴大。尊敬表示之一，是在前一世紀與德國霍亨索倫的共同合作，另一尊敬之事是國王哈山一世派了一位專使爲皇帝威廉一世登基道賀，還有一次的尊敬表示而尤爲他(註二)所樂於回憶者爲他紀念皇帝威廉一世而稱之爲『他心中的寶石』。常在我的回憶中者爲自一九〇四年起，德國在困難的時期中竟仍保衛摩洛哥國王的獨立要求並以堅強決心抵抗每一外來而不符我的祖先的宗主權之入侵。最後在我的記憶中猶新的是國皇威廉二世在坦吉爾 (Tanger) 的歷史性訪問，他曾在其他強國之前公開宣稱，我今晚願引述他所說的數語。國皇說：『我今天訪候摩洛哥的蘇丹并且我希望，在蘇丹陛下的統治下將存在着

一個自由的摩洛哥，一個與所有各民族具有絕對同等地位的摩洛哥』。當然，此後的實際情形是改變了，但是友誼的精神和互相的尊敬仍均存在，而我今天，經過了六十年之久，有此榮幸，能向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答訪國皇威廉二世的訪問……我們和全世界都尊敬您的民族及其勇氣；我們驚奇於您們從事重建的偉大努力及其成果竟成爲今日對於全世界的表率，這是德國及其盟邦的榮譽，最後若對這種成就更相符的稱呼應爲『所謂德國的驚奇』。您們不僅新建或復興了您們的工廠和一切工業，并且同時還顧及過去與未來，史蹟與宗教的保存都點滴不失。對於一個這樣致力於進步和堅持其價值的國家，焉能忘記？」

三十日哈山二世應聯邦總理之宴。經會談後，在宴席上艾爾哈德 (Ludwig Erhard 我國亦譯爲艾哈德) 致詞謂：「我們兩國間基於昔日友誼而形成的今日關係，將由於新的共同利益而更增進。在政治方面我們聯繫拒絕各種方式的壓迫而希望各民族趨向和平并承認自行選擇的權利。誠然，我們隸屬於各種不同的國家集團；但是對於此點摩洛哥亦瞭解德國在其特殊的處境中爲了安全而有強大盟邦的需要，同樣地我們德國人也瞭解您們的國家與各阿拉伯國家實行的不結盟政策。可是陛下與我們都承認聯合國的基本原則；這些原則就是我們外交政策所遵行者。在經濟方面我們的關係雖然會中斷然在可喜的形態下獲得進展。德國今天又成爲摩洛哥王國貿易上的第二貿易對手。摩洛哥的產品，由於其品質優良而受我們高度的重視；在各地店舖中均能見到摩洛哥出產的藝術品。一個數目相當大的您們的國人在我國經濟上供給了寶貴的工作能力。我們雙方政府間在經濟方面有許多協定的締結。這些協定給了私人創業者以範圍。這方面也構成了一種可喜的協同。加強了陛下政府的期望，使摩洛哥自由競爭的經濟基本原則儘量地躍進。哈山二世的答詞爲：「雖然摩洛哥基於老的地理的區分是西方世界的最西部份，但是也是——這是不可忘記的——阿拉伯民族大家庭的一部份，誠如您自己亦會

一個自由的摩洛哥，一個與所有各民族具有絕對同等地位的摩洛哥』。當然，此後的實際情形是改變了，但是友誼的精神和互相的尊敬仍均存在，而我今天，經過了六十年之久，有此榮幸，能向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答訪國皇威廉二世的訪問……我們和全世界都尊敬您的民族及其勇氣；我們驚奇於您們從事重建的偉大努力及其成果竟成爲今日對於全世界的表率，這是德國及其盟邦的榮譽，最後若對這種成就更相符的稱呼應爲『所謂德國的驚奇』。您們不僅新建或復興了您們的工廠和一切工業，并且同時還顧及過去與未來，史蹟與宗教的保存都點滴不失。對於一個這樣致力於進步和堅持其價值的國家，焉能忘記？」

述及者。與他們（註三）由於血統的關連，語言以及宗教而密切聯繫着。摩洛哥以大的忠誠追隨此項在近代與德國及老友德國發生的意外事件（註四）。但是或者正由於此項事件而給了我們以任務，就是超然於此種家族間的不和——若我們所擬稱者——。或者我們能由此，縱使是很破碎的（按：其意乃為縱使并非整個的阿拉伯民族），却又能經此小徑，有重建具有百年千年傳統的德意志——阿拉伯友誼的可能。摩洛哥從未懷有所謂藉此寄生或甚至成爲其友人之累的意思。同時也沒有從已過去的誤會中企圖獲取任何類如佣金的利益意願。我們也絕對不願專利德國對我國的利益；此項利益應同等地公平分配於所有的全體阿拉伯民族家庭。但是我們相信，我們有可能將若干由困難所產生的阻角磨圓……我們願對德意志民族與其智慧有關的在各方面所表現的政治成就以特殊的尺度表示欽佩。德意志民族瞭解如何去訂立一張具有最重要任務的單子。知道從何處開始着手。知道何者應予排除。并且也知道，在完全不能愈慢中的問題之所在。德意志民族的獨立性中爲我們所尊敬并且與我們相同者，就是尊重祖先遺留的土地之統一，尊重血統之聯合及對民族的每一小單位的注意。您，總理先生，及其他我們在最近有機會暗談的德意志重要人士，曾一再提及您們國土被分裂的慘痛使您們內心爲之流血。我們對於這一重大的慘痛絕對瞭解并能對之善爲判斷，因爲我們也有同樣的問題而亦受到您們極深的瞭解并加以可寶貴的處理。這存在的問題之解決有各種不同的可能。可以採取冒險的途徑，可是也有信任真實的途徑可取。因之，每一真正有文化的民族解決其問題時是僅能堅持事件的合理性及非極端的原則……請准許我代表摩洛哥民族深切的希望，就是那不可忍受的戲劇，亦即您們國家的分裂，能即告終，亦即您們所奮鬥并且定將繼續奮鬥的再告統一之舉，由法理和道義的支持，最後將能實現。」

摩王官式訪問德國後所發表的聯合公報爲：「摩洛哥國王哈山二世陛下應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總統呂勃捷博士的邀請於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至十二月二日訪問了德國。陛下由：王子莫拉·阿布達拉(Moulay Abdallah)及王室內閣總主任特利斯·姆哈梅第(Driss M'Hammedi)閣下；部長及國王陛下私人代表阿赫梅特·巴拉弗萊(Ahmed Barafre)閣下；外交部長阿赫梅特·泰比·本希馬(Ahmed Tahbi Benhima)閣下；王室內閣主任莫拉依·阿赫梅特·厄爾·阿勞依(Moulay Ahmed el Alaoui)

摩洛哥國王訪德與摩德邦交

閣下；財政部長馬蒙·塔希利(Mamoun Tahiri)閣下；工業部長雅希阿·本斯利馬內(Yahia Benslimane)閣下；對外交通部長（註五）哈山·阿巴布(Hassan Ababou)閣下及其他領導人員隨同。哈山二世國王陛下在德期間曾訪問了波昂及多塞道爾夫。陛下深表遺憾者爲未能如其願望及原定之往柏林訪問。陛下希望在下次訪問時能如其願。雙方元首及國王陛下與聯邦總理教授路德維希·艾哈爾德的會談，尤其多參加會談的摩洛哥外交部長阿赫梅特·泰比·本希馬與其德國同事羅德(Dr. Gerhard Schroeder，按：即德外長)博士，均在以極大的由衷之誠的氣氛和互相瞭解的精神與純摯的友誼下進行，此事乃爲德——摩關係良佳的明證。在會談中互相交換了對國際現狀的意見和相互間的利益問題。意見的交換雙方極爲一致。雙方均表示願望今日國際間的爭執問題應以合理與和平的方式予以解決。雙方元首均深切認爲，德國的統一應基於德意志民族投票的自行決定。雙方元首強調對於德——摩的傳統友誼應予加強。此外，雙方強調加強德——摩經濟合作的意願。會談中之德方對摩洛哥的經濟發展，尤其目前的三年計劃深爲瞭解同意。德方加強其在未來各年中支持摩洛哥經濟建設的意願。此項合作關係尤注意對於外國交通及若干工業化的需要。在技術合作方面德國政府將支持摩洛哥政府對於農業及農業研究與訓練專門與領導力量的各種計劃。國王哈山二世陛下并邀請聯邦總統至摩洛哥作官式的訪問。聯邦總統對之表示謝意而接受。關於此項訪問之時間將在以後再行洽定。」

在會談中確定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於現行的計劃實施奏效結束後將以七〇百萬馬克作爲第二期支援；第一期之支援數字相同，係供有關在摩洛哥西部薩菲(Safi)海港建立化學工廠之用。以上是摩王訪德的經過概要。

摩王訪德之所以值得注意，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有關摩、德的邦交的，略舉有四點：第一點是摩王平時不甚樂於出國，就是若干有關國際性的會議，亦常由王儲充任代表，但是這次他竟隨帶大批要員親訪德國，其對此行的重視可知；第二點是此項訪問原定三月間實行，但因那時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與以色列建交而摩王竟未前往，可是這次仍又去德，足證摩、德關係大有改善；第三點是德國援助摩洛哥，摩王亦公開宣稱支持德國的立場，認爲德國應當統一及贊成由人民投票自決的

下轉第43頁

共匪的戰略陰謀，是控制北越，滲透南越，利用越戰拉住蘇俄，使與美國發生直接衝突，演成全球大戰，以便坐收漁人之利，但是俄共則另有打算，俄共雖不願壓迫越共收束越戰，但有意於拉攏北越，納入它的和談解決問題的軌道，如此，蘇俄可以不必直接參戰而可在東南亞獲取最大的利益。北越過去在匪、俄的衝突中傾向於共匪，但近來則轉守中立，爭取雙方的援助，以便從事其叛亂戰爭，由越共勞動黨第一書記黎笋率領的代表團，出席俄共黨第廿三次代表大會後，四月十二日飛抵北平逗留三天，共匪爲了與俄共爭奪對越共的領導權，曾答允以重武器援助越共，並以不計息方式給予越共數目相當大的貸款。越共因遭受美機一年多的轟炸破壞，不僅軍事困難甚多，經濟亦很受影響，爲了獲得較多的支援及取得本身在匪、俄共雙方的鬥爭中較重視的地位，已決定對匪、俄共採取兩面逢源的政策，以便在匪、俄共的矛盾中獲得更多的利益。越共今後的策略，當極力避免美軍大掃蕩的損失，在戰場上盡可能避戰，而着力於製造混亂和破壞，以困擾美國和越南政府，主要方式是煽動越南軍民從事反政府的暴動，使戰事愈拖愈久，局勢日益糜爛，共匪與越共企圖從這一途徑達到瓦解南越政治軍事中心的目的，使得整個南越對抗體系陷於總崩潰。

美國在越南的政策是「以戰迫和」，由於北越的頑強及匪、俄的矛盾，美國此一政策雖未克實現，但加強軍力協助越南政府進剿越共，原已收到預期的效果，軍事戰場上形勢逐漸好轉，不料共匪亦化世界的手段是政治詐術與軍事暴力兩者交相爲用，共匪與越共滲透佛教組織與學生組織，早已開始，越南月前發生之政治風暴，乃共匪與越共之所策動，阮高奇總理已應允於今年八月間舉行全國總選，還政於民，今後共匪與越共更加強運用其政治鬥爭，盡力分化離間，煽動軍民進行反政府與反美鬥爭，故今後的局勢當愈形複雜。

今日美國所面臨的最大敵人，是共匪而非越共，但自從杜魯門時代開始，美國對共匪始終不超出「圍堵」政策，最近所謂「圍堵而不孤立」的說法，雖是源出一脈，惟妥協氣味更加濃厚，雖然如此，魯斯克最近所提出的對匪政策十要點，匪新華社又瘋狂謾罵其爲「玩弄反革命騎牆戰術，假和平，真侵略，假友誼，真敵意」。故今後越南戰局發展的關鍵，端視越南政府軍事將領與民間領袖能否化除成見，以國事爲重，團結合作，一致對外，更有

### 匪俄關係與越南戰爭

賴美國對越南政策的堅定，尤其須以強硬態度對付支持越共叛亂的共匪，採取更積極有效的行動，予共匪以致命的打擊，如此，越南戰局方可望其好轉，進而挽救整個東南亞被赤化的危機。

註：(一)去年十一月十日匪「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編輯部文章「

駁蘇共新領導的所謂「聯合行動」。」

本年二月十一日匪「紅旗」雜誌第二期評論員文章「蘇共新領導奉行蘇美合作路線的供狀」。

(一)同前「駁蘇共新領導的所謂「聯合行動」。」

(二)本年一月十五日匪「新華社」電。

(四)越南、峴港四月十八日合衆國際社電。

(五)中央社華盛頓四月十一日合衆國際電。

上接第45頁

主張，可見德、摩關係確有重大進展，而摩王是站在與共產集團相反的立場；第四點是從雙方的致詞及協定中，可以看出德國的力量已進入了摩洛哥而摩洛哥也明確地傾向於自由世界，尤其摩王在言詞中還有願任德國與所有阿拉伯民族間重建友誼之責的含意。

第二個原因是有關中東、北非形勢的。約有兩點：第一點是在摩王的致詞中雖不忘阿拉伯民族，但并無挾阿拉伯民族自重的野心并主張和平相處，且隱含希望德國對阿拉伯民族同等對待之意，換句話說，對以色列問題也并不主張武力解決；第二點是證明摩洛哥不但不願追隨納塞，且採取與納塞相反的立場，甚至還有「寄生」「成爲其友之累」等隱含譏笑納塞之詞。從摩王在德的表示，突尼西亞對納塞的公開抨擊，以及沙烏地阿拉伯國王的訪問伊朗等一連串的事實，都足證納塞在阿拉伯世界中的日益孤立，加以印尼的蘇卡諾，阿爾及利亞的本·貝拉以及迦納的恩克魯瑪等之失勢，中東北非間的騎牆親共的勢力將大爲減弱，這正是自由世界的勝利而應重視的事。

(註一)賽利夫係穆罕默德後裔的族名。

(註二)指國王哈山一世。

(註三)指與阿拉伯民族。

(註四)係指阿拉伯國家對德因以色列事件中斷外交關係而言。

(註五)對外交交通部的主要職掌乃包括對外聯絡及觀光等任務。